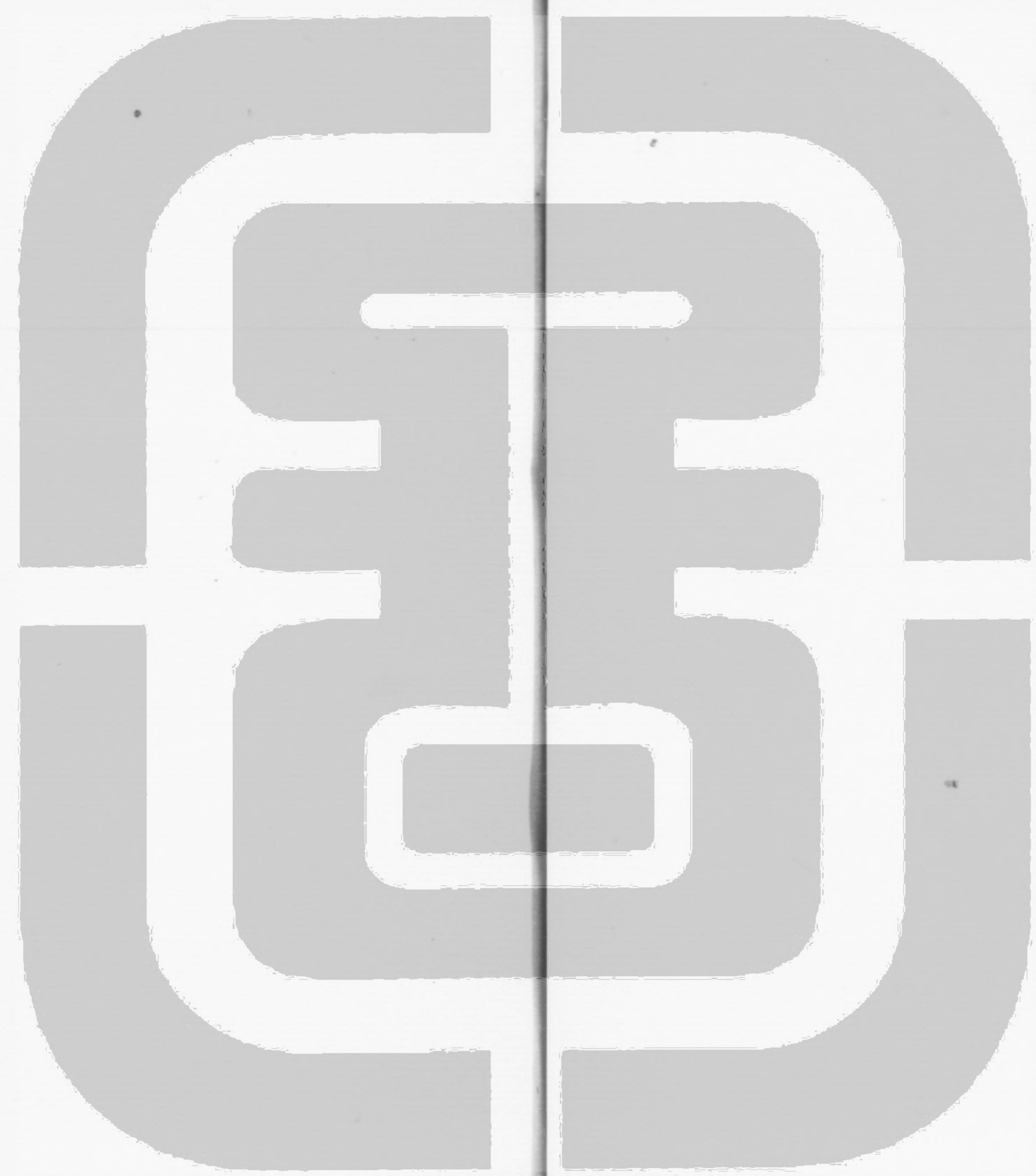


此册前有缺卷不知其名或  
即明人国朝典坟之一种  
当再致

明  
代  
道  
事  
一  
册







王府細事將為不利其父李友直密聞於

太宗義族既舉遂懼友直

楊士奇李尚書友直墓誌

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

清苑縣人首

告布政使張昺謀反奉

太宗聖旨昨日送張昺反詞的吏除他本司官欽此授右叅議

前平定等處守禦及探聽聲息後遼東軍攻通州又同承

奉李謙守門見吏部驗封司稿簿內

長蘆截南京運來米及平都司來攻又守禦各門往來通州

白溝河聲息又同內便賽因帖木等守平則西直等門又差

永平保定等處守禦及探聽聲息後遼東軍攻通州又同承

奉李謙守門見吏部驗封司稿簿內

是年七月初二日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於端禮門

擒擊都指揮謝貴布政使張昺等官及攻奪九門隨征真定及

鄭村垵等處殺敗曹國公等軍馬攻破九門營寨三十四年

至夾河轉戰所乘馬蹶被殺

七月初五日為奸臣齊泰等變亂

祖宗戒法謂一殺害親王車駕及奉

天征討克懷來八月克雄縣鄭州攻圍真定九月接應永平十

月攻克大同十一月鄭村壩大戰大捷十二月取廣昌三十

三年正月取蔚州攻圍大同四月白溝河大捷五月圍濟南

十月克滄州十二月東昌大戰三十四年三月夾河大捷閏

月藁城大捷十月克保定西水寨三十五年正月克東阿東





平汶上沛縣四月小河齊蜀山靈壁縣大捷攻破營寨五月  
至泗州降之過灘河六月渡江十三日平定京師

朱能洪武甲戌襲父職為燕山中護衛副千戶靖難之師初興  
帷幄密議惟河間忠武王張瑄與王與馬時北平三司之交構  
造禍者王與忠武建議率麾下首擒之遂奪城九門撫綏城  
內外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宣等遂  
取遵化永定密雲從

上攻溧河既還從克雄縣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擊於月樣  
橋執其總帥都督楊松潘忠等復追其餘衆於鄭州斬獲不  
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真定大敗長興侯耿秉文兵時王獨興  
敵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秉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嚮

王王奮勇大呼衝入敵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  
來降者三十餘人

上大悅贈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城急王  
從

上赴援江陰侯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定大寧戮其拒令  
者撫輯其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  
上至鄭村垵與景隆狼兵遇大戰敗之城中亦出兵夾擊景隆  
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收潰散之  
卒號百萬來攻

上禦親之王為前鋒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又與  
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其



峇柵敵走保濟南王率衆追之至鋒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  
連破之敵衆釋兵降者萬餘人至以聞

上悉撫而縱之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無復鬪志然

上得之即遣之不留王從攻滄州先破其東門入城斬首六萬  
餘級敵震惧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

上數臣王奮力翼

上以出進戰夾河王為奇兵前鋒大敗敵將盛鏞兵又敗平安  
兵於藁城追奔至真定斬首萬餘級遂畧德州克東阿東平  
破汶上諸寨設伏泚河敗平安兵十餘萬進戰小河為敵所  
乘稍却將諸邊諸旋師王力勸

上行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輒自沮項羽百戰百勝竟  
亡漢高屢敗而終興自

殿下舉兵未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致意但當以

宗社為重整兵前進耳

上撫掌笑曰爾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壁敵盛兵迎戰王先登  
陷陣大敗之生擒其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真及都  
指揮三十餘人獲馬二萬敵衆死者屍蔽原野降者數十萬  
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鏞兵遂克盱眙下揚州從

上渡江入京師

揚士奇撰能神道碑  
成國公追封東平武

能封  
烈王

張玉洪武末調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癸酉追虜至黑松林甲  
戌征野人等處陞北平都指揮同知戊寅朝廷用詔加親兵



藩事急

太宗皇帝不得已舉靖難之師惟幄謀畫悉以任王王推誠志慮夙夜匪懈事可否進止衆論紛紜未定者王正色教語決之咸中机宜故凡舉措必咨於王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薊平餘不足平時薊州守臣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遂執宣殺之兵執指揮毛某王知其可用釋不殺送詣北京遂撫軍民是夜急趨遵化預戒將士止殺曰師行則得人心為本遂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其將斬之餘不傷一人將吏悉隨王上謁遂移師永

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至滦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鄴州隄吾南路宜先擒之上悅遂發兵命王為先鋒用其計取涿州雄縣生擒潘揚時長興侯耿秉文率兵二十萬屯真定王自請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也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舉無所嚮且度可必勝否衆未有適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接戰秉文新集未齊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之

上曰汝言合吾意倚汝一人足辦明日抵真定接戰秉文大敗幾被擒獲其左副將軍馱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審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三萬復敗安陸侯吳傑



上召王諭曰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永平馳報上陰  
侯吳高等以遼東兵攻圍城急又謀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  
數萬十將攻北平城

上與王謀先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

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嚴之可免後顧  
從之遂從攻大寧自辰至午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房  
寬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北平報李景隆兵圍城遂旋師  
王請先攻其營然後歸援從之徑擣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  
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遁去後攻廣昌蔚州進攻  
大同悉下謀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後復至王言兵貴神  
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勝也

上命王率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擊之斬獲無  
算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王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  
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已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歿十二月

二十五日云

揚士奇撰王神道碑王以都司  
同知再進封而為河間忠武王

太宗起義靖難公以驍勇著稱填上白溝藁城滄州夾河  
東昌之戰輒賈勇當先及大軍至淮先遣公銜命渡江遂為  
敵所害時洪武三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也

王英所撰燕河千  
戶贈北平都指揮



顧成洪武二十九年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征南總兵官  
既歸靖難之師起北方公授命往禦至真定靖難之師繫公  
以獻

文皇識公先朝舊人解其繫與之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與師之故言已泣下公  
亦泣遂遣元獲入送北京令補

仁宗皇帝居守時姚廣孝奉命輔居守有腹心之寄姚素不習  
兵事與公議多不合會南兵圍城

仁皇於軍旅調恒從公言城中文武之臣競進曰顧成南將其  
中叵測不可專任然公所言計皆合幾用皆有效數命公出  
將兵固辭曰使日待左右日陪論議得效尺寸足矣賜以甲

胃刀劍弓矢皆不授南兵數圍城卒以敗去者多用公謀也

楊士奇撰鎮遠侯墓碑

李彬為濟南衛指揮僉事洪武辛未從穎國公征北虜累有擒  
獲

太宗皇帝居潛邸聞其驍雄召見與語奇之遂隆眷注後領兵  
駐劄廣昌靖難兵起公為前鋒首率兵攻克薊州遂進指揮  
同知攻克雄縣鄭州進都指揮僉事已而戰真定援永平下  
大寧薊坰上取廣昌明鏖白溝攻濟南進都指揮同知其冬  
破滄州明年斫敵單橋擊衆藁城追奪順德畧地定州進都  
督僉事冬戰楊村中傷俾還北平輔世子居守

上既正位宸極命護中宮至京  
倪謙所著豐城侯贈茂國剛毅公李彬傳



孫公岩既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乙卯

太宗舉義靖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大至城圍數周起土山臨城攻四門燬樓堞公率眾極力捍禦城賴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操戈身先士卒大呼陷陣士氣爭奮追奔逐北斬馘不可勝紀得饋送舡三百餘艘資糧無筭以功陞指揮僉事保鎮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益急公勵將士登城攻戰矢石交下敵乃退走陞都指揮僉事壬午春南師平安留遼東兵十餘萬逼城公語將佐曰彼眾我寡若城守不出自亡道也不若及其始至而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眾大潰自是無復來攻者

楊士奇榮所撰應城伯孫公神道碑

陳珪為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內攻奪九門從征雒縣取鄭州擊真定援永平陞本衛指揮已而克大寧戰埧上陞都指揮僉事三十三年攻海洋克免耳山三十四年破楊村大戰通州陞中府督僉三十五年後薊州敗東軍於別山遂留守北平

洪武三十二年大興縣生員劉中孚被選守安定門中心敵臺當年入王府辦事庚辰三月差往保定招撫人民僭運糧儲辛巳差同官石童守通州八月東軍臨城中孚與陳珪等出東門外截殺全勝而還乙卯靖難師興徐忠以濟陽衛指揮僉事鎮開平首從義旗克密雲克雄縣真定永平克大寧還戰鄭村埧取廣昌薊州戰白溝河進攻濟南克滄州大戰東



昌及夾河攻彰德破四水寨克東河東平汶上大戰靈壁遂  
從渡淮及江至京師以功封侯

薛祿以戎伍從攻九門克薊州遵化援密雲攻雄縣追敵鄭州  
戰真定生擒敵將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陞燕山右護衛  
指揮僉事從援永平下大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已圍北  
平城祿還先遇其哨騎薄戰敗之車駕繼至從戰鄭村埧敵  
大敗陞指揮同知從克廣昌蔚州攻大同率居前哨獲敵人  
馬遂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從克滄州  
大戰東昌祿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與戰敗之獲馬三  
十餘匹敵悉衆來追祿復奮戰敗之敵於威縣及深州伏兵  
以要旋師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濬泇河右軍力屈祿

率衆馳赴之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敗敵走追至夾河斬敵無  
算明日戰單家橋祿馬蹶為敵兵所得拔劍斬敵兵復上馬  
督戰遂敗敵將平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  
寨生擒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之

經戰淝河大店小河汴隄靈壁渡淮渡江及京師

見楊士奇  
所撰陽武

侯薛祿  
墓碑

靖難初陳賢以護衛指揮僉事攻奪九門從克雄縣鄭州其年  
冬陞北平都司僉事已而援永平敗敵於海灘退敵於塔河  
解通州之圍三十四年十月陞右府督僉三十五年仍居守  
北平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都督陳公瑄具舟迎濟



上正大統進封平江伯 瑄字彥純合肥人見楊士奇所撰瑄神道碑

吳中為大寧都司經歷

太宗師至大寧公以衆出寧

上一見拔於群衆中賜衣命守會州南兵攻城率衆卻之移守

薊州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陞經歷給餉運督城守 楊士奇撰

以保吳公墓碑

金忠僑居北平二十年

上初舉義靖難公布衣入見署紀善遂從征伐明年署長史 楊士奇撰

奇撰金尚書墓誌

中山武寧王四子長輝龍爵魏國公次增壽當

太宗皇帝靖難有翼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武陽侯進封定

國公謚忠愍 楊士奇撰其子定國公景昌碑

奉天征討官員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奉制封

都督僉事丘福為中府左都督淇國公

都督僉事朱能為左府左都督成國公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食

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張武為中府都督同知成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鄭亨為中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陳珪為後府都督同知泰寧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孟善為右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火真為中府都督僉事同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王忠為右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王聰為中府都督僉事武成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徐忠為前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張信為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

李遠為中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安

平伯

鄭亮為左府都督同知安平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成

安伯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子孫

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房寬為恩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無

階勲

右都督顧成為奉天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後府右都督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徐祥為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徐理為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指揮僉事李濬為襄成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同知張輔為信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唐雲為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指揮使孫岩為應成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房騰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指揮使趙葵為忻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陳地為雲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劉才為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知

以上俱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都指揮同知張玉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

國公謚忠顯

都指揮同知譚淵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崇安侯謚壯節

曹國公李景隆為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襲

兵部尚書茹瑄為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太

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以終本身

都督同知王佐為中府都督同知順昌伯食一千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都督僉事陳瑄為右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右王佐陳瑄俱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谷王護衛指揮僉事張興為驃騎將軍都督僉事

儀衛正張成為驃騎將軍都指揮使

駙馬都尉王寧為奉天輔運推誠效義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駙馬都尉永清侯食祿一千石子孫承襲

都指揮譚淵男譚忠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新寧伯食祿一千石



子孫世襲

太祖初封建諸子以燕魯京且近北虜擇可以鎮服者遂以封

上  
太祖嘗曰異日安國家必燕王也建文君崩

上以諸王及文武群臣之請即皇帝位時洪武三十五年六月

十七日也詔改明年為永樂元年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

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上曰今之人才皆

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一二年間便能成就又曰雖仍其

官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為世用隨器任用共理天工何

必致疑以上俱歷代君鑑

永樂元年六月再修

太祖實錄以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充都總裁翰林院侍讀

學士解縉充副總裁右通政李志剛等為纂修官十六年重

修

太祖實錄以尚書夏原吉監修大學士胡廣等四員為總裁侍

讀學士魯祭等七員為纂修官是年五月書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濂洛閩閩之說

肆其醜詆楊士奇自上命官押回本貫會官及鄉士之人明

諭其罪苔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焚之

三朝聖諭錄



永樂三年正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俾就文淵閣進  
學得修撰曾榮編修周述曾孟簡庶吉士楊相等二十八人  
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以願進學命曾忱為二十九人

四年四月從解縉之請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  
出講求遺書

太宗簡翰林之臣七人處之內閣付以密務而兩制悉歸焉七  
人廬陵胡廣解縉楊士奇永嘉黃淮南昌胡儼建安楊榮

永樂乙酉廣召文儒纂修大典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  
鄭賜監修而擇六卿之二有文學者一人為之副遂以命刑

部右侍郎劉季篔

楊士奇所撰  
劉季篔墓誌

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克纂修及善寫之士幾三

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  
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修撰兼左春坊右贊善梁潛六年  
戊子月大典成廣孝潛即舊僧也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王禎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  
周王先生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及至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  
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爾三人試言之楊金未及對

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有兩傍東宮列稍後居  
中皇太孫東宮之後諸皇孫與太皇孫同班而分別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曰未熹家禮大畧如此



上出片楮宸翰所畫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命遂命鴻臚丞周昇  
馳賫赴陵俾率行之聖諭錄

翰林檢討閩中王備與修永樂大典五年有旨戴頭巾修書既  
而以目疾不能到館侍郎劉季篋奏請得旨帶錄仍修書初  
備當大典諸儒群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備曰譬之欲構  
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籬桶都料不有誤耶論者謂其禍以此

### 東宮傳

上命召吏部翰林官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講讀明日特  
召蹇義及楊士奇對曰兩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  
之議尚未決東宮云往者吾舉李季昇大誤後悔無及智正  
端正端覺老矣士奇曰雖頗老然起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

神不衰目前廷臣中未見其比是日午朝東宮以聞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惟此言而不阿向元正曰  
食呂震等皆欲行禮惟此老

召禮部翰林諸臣諭旨儀智甚好朕知令侍皇太孫講讀

### 永樂丙戌三月

上臨軒策士傳臚之明日進會試聽選副榜士於廷親試之  
上御右順門命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諭旨令就試者從容盡所  
蘊幼荀且取其命光祿給食中官夕給燭遂親拔三人入禁

林餘第為二等付吏部授學士

楊士奇送高伯瑟序

永樂十一年置貴州布政司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思州宣  
慰司管屬土民仍設都指揮使司衙門鎮守其地有鎮遠侯



顧成在彼鎮守至是湖廣叅政蔣廷瓚具奏開設布按三司  
將思南等三宣慰司地方改設六府

安南陳日焜為黎季犛所殺季犛上陳竄氏名為胡一元子詹  
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為甥求 署國事朝廷從其請逾  
年陳氏孫添平遁至京師懇事事季犛因表請迎添平還以  
國朝廷乃遣使臣護送歸至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殺使者  
事聞遂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軍張輔等往討之能  
道卒輔至其地生擒季犛及查等獻俘以朝詔求陳氏後立  
之國人咸稱為季犛殺盡無可繼承儉請復郡縣遂立交趾  
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時永樂五年春也  
太宗與縉論群君臣御筆書襄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

者皆上所任信政事之臣亦多與縉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  
其資厚定而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  
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  
於季志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  
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偏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  
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  
駟會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志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往事不足  
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



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論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

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縉士奇所撰  
解縉墓誌

太宗時禮部郎中周納建言請封禪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獨胡廣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

永樂七年三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卒贈禮  
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廣孝與廣始  
也

永樂七年八月北虜寇邊命淇國公丘福統兵三十萬討之福  
至貓兒莊敗績隻輪不返

永樂八年木雅失理拒逆朝命拘殺詔使侵犯邊警時駕巡北

京詔

皇太子監國至是復詔

皇太子告

天地宗社及詔告天下興兵庚寅二月發北京

上出塞踰五雲關道厭虜川五月己卯至玄淡河水雅失理率

衆迎祖

上以數百騎獨先大破之將軍率麾下雜進虜衆有釋兵以其

兵來附者又有萬計

上皆喻遣之虜平獨支寇阿魯台聞天兵且壓境率衆先遁

上命還師撲之六月甲辰至靜虜鎮寇迫急請急



上曰詐也。虜將士上馬控弦以候言未既，虜悉衆薄我，又翼諸將赴之未決。

上麾虎賁二千奮進，斬虜虜大震怖，悉解兵伏降阿魯台以教騎，遁遂誅其同惡，書釋其餘，從而撫定之。由是翰海以北沙漠萬里悉平，封山勒石，紀述功德。七月壬午，還至北京。

皇上稽古定制，肇建北京，首立郊廟社稷之位，以祇事天地。

祖宗百神先是詔太常以群執事之半詣北京，而神樂觀提點徐善淵恭承詔命，率樂生三百人就道。

永樂十二年二月巡稽北京詔

皇太子監國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永樂十二年

上觀率師五十萬往征瓦剌胡寇，卷里巴馬哈本太平把禿孛羅等以三月十七日啓行。六月初至急簡忽失溫答里把等掃境來拒，可三萬餘人，湏臾間再戰皆退，却寇大敗，人馬死傷無算。遁至瓦剌河後，每遇寇輒擊，徒之至十七日阿魯台使人來賜以衣服等物，遣還之。旋即班師。八月朔日駕至京師。



永樂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食詔罷朝賀宴會之禮

永樂十四年四月禮部祠祭郎中周納請封禪泰山尚書呂震亦言宜如納請不從

十二月黃淮楊士奇等所採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進御

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諸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眊也武臣咸請立皇帝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

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用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又明年福等所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

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繆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叅議又以李志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

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

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繆

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三月死獄

中楊士奇所撰  
解繆墓誌詔

文廟初甚寵愛解繆之才置之翰林繆豪傑故直言

文廟欲征交趾繆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縣



仁宗為東宮時

文廟甚喜而寵漢府遂時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言不一過寵致有異志

宣廟初漢府果反友趾亦叛悉如縉之言天順日錄

太宗皇帝將巡北京召吏部尚書兼詹事憲議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楊士奇諭之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汝等宜識朕此意敬共無怠四臣皆拜稽受命其後凡下聖書論幾務必四臣與聞時

仁宗皇帝在東京所以禮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邸潛志

奪嫡者日夜窺伺間隙從而張虛駕妄以為監國之過又結嬖近助於內賴

上聖明終不為惑然為官臣者胥懍懍兢兢教見逮擊雖四臣不免或浹旬或累月惟淮一滯十年楊士奇所書黃淮省愆集後

永樂十五年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京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

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倖誘詐為間一二讒人助於外近禁之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調交陞教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言於

上曰

大行宴駕

東宮殿下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時京聞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說衛軍留京師一時扶議籍廉應護衛軍為變遂秘不發喪

永樂二年一年也仙土字把台等率領部屬來歸對也仙土子為忠勇王以把台為都督二十二年北征忠勇王友把白隨駕黑松林後正統十四年二月把台由都督進封忠通任實

四年忠勇伯把台隨駕征迤地

太宗皇帝興靖難之師

仁宗皇帝以燕世子奉命居守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中兵不及萬人晝夜相敵數夜使人開門砍敵營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遂退營數十里

太宗既正大位陞北為北京仍命居守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

仁宗為皇太子過鳳陽謁陵畢周顧陵旁見

仁祖淳皇帝所遺石農器顧侍郎張本學士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陵下賜耆老酒饌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留從容與語至日夕知當時事者蓋鮮矣

歷代君鑑



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教遣中使進保進奏牘每至輒以殿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崇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戶非出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嘗未釋有譏冕者教言其佻薄放恣不可

用遂併潛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也

楊士奇撰梁用之墓碣銘

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擇教日未出見群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重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不得聘其私者咸所不便趙簡王時留北京敬修孝第其護衛指揮

孟賢等十數輩潛結層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候

宮車宴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為實秘不令簡王知蓋慮不從即事敗蓋粉而主其謀者護衛軍王瑜姻家高以正布置已定高容以語瑜駭曰柰何甘為覆宗滅嗣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格閔入疏

上初疑其詐諷曰豈應有是反覆詰難衆為瑜危既捕賢等至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偽詔立誅以正射成及內侍



養子陞瑜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瑜詔還又陞錦衣衛  
指揮同知歷事

仁宗

宣宗

英宗官至左府都督僉事

楊士奇撰王  
瑜神道碑

禮部胡尚書濙嘗云

太宗命予使外濱行輸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南京可多留  
數日試觀如何密奏來奏所書須大晚至我即欲觀也予至  
南京旦晚隨朝勅免朝辭以不敢蓋凡所見 殿下所行之  
善退則記之如一日趨朝勲臣某者語譁待從棍之仍口奏  
有旨不問既退朝急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群臣皆言

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罪而媿其心見殿下之明斷  
住稍久隣居楊孝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權辭謝之曰  
錦衣數種未完耳

又至安慶書回奏令所從校尉給驛廬水東  
日記賔進也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車駕  
親征北虜

上命以皇嫡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

楊士奇所著  
黃淮墓碑

永樂十五年初建北京宮殿都督薛祿董營繕

四夷館有八曰西天曰鞑韃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

曰緬甸曰白夷永樂中所設

永樂十九年冬



儲君自南京入朝楊士奇等侍北虜犯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大師忤旨罷官

仁宗嗣位即田復公戶部尚書

楊士奇所撰黃淮碑

太祖初臨御擢文學之臣七人侍從左右任遇甚厚公及士奇皆與焉

仁宗嗣位七人者五人在無幾太子賓客豫章胡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

皇帝嗣位一循

祖宗之舊以任遇四人公今又引疾去

楊士奇送黃少保序

太監木敬建文中人容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鄭北

逾月不與虜遇馬困頓

上意猶未已諫者被重譴敬陳再四

上詈之曰反蛮敬曰蛮固不知豈敢反耶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為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此人豈不誠有益識之

錢溥使交南同行奉御張榮為

道其事葉盛收以編入日記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

下過失上聞而皆其妄言今宜疎此人答曰過失吾豈能無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何與入計較耶卒置之

君鑑

二十二年十月賜衍聖公孔彥緒宅於京師先是彥緒教來朝



皆館於民間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十二月御札付禮部尚書呂震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放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調充軍者亦宥為民

祖宗時於文臣少有贈謚至

仁宗登基思念舊臣贈禮部尚書鄭賜太子少師謚文安贈戶部侍郎王鍾太子太保謚禧敏禮部侍郎儀智太子少傅謚愍節春坊贊善兼翰林院編修王汝玉太子賓客謚文靖春

坊贊善鄒濟徐善述俱太子少保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北京吏部尚書朱濬謚榮愿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胡廣加贈少師北京禮部右侍郎楊恭賜戶部尚書太醫院判蔣文用袁寶俱贈院使用文謚恭靖洪熙元年四月有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賜謚官建祠於墓四時賜祭楊士奇謂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

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祭濟等安可與

宗廟等遂召禮部改春秋祭云

洪熙時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儲經史備訪問命楊溥等日直其中凡五人翰林學士楊溥侍讀王進

字汝嘉蘇州人



翰林院五經博士陳繼蘇州人

吏科給事中王榮 錢塘人

奉天門畢  
洪熙元年四月某日尚書蹇義夏原吉楊榮及楊士奇奏事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以未見

上曰蹇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命定矣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召義士奇至奉天門  
諭曰朕監國二十年為諛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終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對曰今  
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至誠之效更不煩 聖明多慮

上曰吾即去世後誰復知吾同心一誠遂出二敕三印賜兩人  
皆拜而退踰月宮車宴駕矣

宣宗皇帝甫四歲在北京適

太宗嗣天位隨仁孝皇帝以至南京初出就學

太宗命設講席於文華殿之東令太子以師姚廣孝及翰林內  
閣之臣侍講讀

永樂七年駕幸北京

宣宗為太孫隨行道途所經

太宗親以上過田家徧覽農具及其衣服且諭以農民勤苦之  
事



太宗親征北虜命

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元吉贊輔自是

太宗巡狩北京及征胡虜皆從行

洪熙元年四月御製

大明神功聖德之碑云洪武三年

太祖封建諸子曰元之舊都地廣民衆且密邇北胡非有大器

量不足以當之封

皇考為燕王三十年就國云兩奉命征胡虜踰不漠萬里外

朝其名王以下不得數計所得部衆馳馬悉歸朝廷自是功

名日盛而謙下逾至會懿文太子薨術者言燕地有天子氣

高皇上賓

建文君嗣位左右以王氣之言屢進削奪之計時諸王多以

罪削於是奸臣造誣誘詐言

皇考之過重書數下王府群臣揣懷

皇考諭之曰省己不愆奚恤外言哉凡四上章奸臣皆匿不奏

而布置其黨於北平三司繼調八府兵圍王城護衛群臣言

事急矣寧當俛伏作机上肉乎

皇考曰此非上意奸臣所為耳衆曰朝有奸臣親王請誅之此

祖訓也奈何不率而坐受生執既而圍城兵增三匝衆忿起出

皇考不能止也適聞赴闕者咸奮死力一以當百圍兵稍却

皇考泣曰汝輩誠吾罪以猶上章自白冀朝廷開悟也又為奸

臣所格不達而京營數十萬兵奄薄城下於是



皇考誓天曰臣不敢負朝廷然奸臣之志不但在臣也臣不往  
請誅之將壞及朝廷遂以護衛將士赴京師冀陛下謝罪且  
面陳奸臣之罪請誅之既歸本藩時

朝廷召四方兵皆至道途所遇倒戈迎降

皇考撫而散遣之而多願留侍衛不去既臨大江護江之帥具  
舟迎濟守城親王開門豫待

皇考慮敵馬輿駐金川門遣人奉章且陳所以不得已來朝  
之故奸臣蒼黃知罪不宥閉皇城門不納而脅建文君自焚  
皇考聞之大驚發衆馳救至已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意  
蔽於奸回不悟遂備天子禮歛葬釋親王囚執奸臣赦其罪

### 斬於市告謝

祖宗將北歸京師諸王及文武群臣合辭上請今

國家無主願留以王

宗社臣民

皇考固讓親賢衆同今孀長與德咸屬殿下願早正位懇辭弗  
獲乃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凡建文奸臣所削諸王封爵所變亂洪武制度  
所廢出洪武臣僚非其罪咸復之中外文武之臣無改

洪熙元年春南京屢奏地震群臣請命親王之重臣往守者



仁宗曰非皇太子不可至南京謁  
孝陵

仁宗不豫召還夏六月辛丑至北京是月庚戌即位

太宗初嘗天壽山皇太子偕趙王漢王暨皇太孫往視之過沙  
河凍王請却步輦就行

仁宗素善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  
人把滑

宣廟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王回顧怒目者久之此雖  
出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矣水東記

永樂十四年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驛召隆平侯張信詢  
之

上未信車駕遂還南京以問皇太子對曰人言未可輒信且

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退召士奇還問

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義固辭不知不

肯言汝當為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

朕既知矣如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東宮外人固無敢與臣

等言雖間亦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臆度非見實跡此

固不敢對

陛下言然漢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過青州又堅不行

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

亦豈待事有實哉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後宮教日

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舡教習水戰及僭乘輿服飾挾私擊死官民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悉有實跡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外東宮叩頭懇為赦解乃免遂命翰林院條示其罪且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

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初高煦永樂中削兩護衛徙置安樂州至是招聚無賴授以兵器驅掠良善縱容軍士搶奪軍民馬匹擅放有司因繫縱其為惡給與賞賜暗結都司軍衛有司官吏人等賞與金銀等物除指揮王斌知州朱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其餘各授以職散刀與真定等衛軍官為

號潛結北京官員軍民俾為內應於是北京官員軍民山東三司衛府州縣等衙門官員人等及其護衛親信軍校并被害民約五百餘人奏發其事

上親率六師問罪兵至臨境高煦仍擁眾抗拒翌日罪人斯得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遣尚書陳山迎駕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彰德聽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山言論之對曰此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元吉論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勅趙王誥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有虛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



旨以何辭崇勵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擊漢  
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薛士奇曰錦衣衛責  
狀何以服人心崇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往見二人  
蹇曰

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可中沮耶夏曰萬一

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  
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  
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  
蹇曰即公言今若何處士奇曰為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  
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  
固當然

上信崇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崇曰

太宗皇帝惟三字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幾仰  
慰

皇祖在天之靈崇曰汝既不草勅則我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  
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崇聞溥言即趨入見溥士奇即踵其  
後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

旨召蹇義夏入蹇夏以士奇言曰

上意不憶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崇  
及蹇夏不復召士奇及溥至良鄉臣二人始見得



上意猶若未平勿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皇太后必尼矣  
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  
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特召士奇論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如何對曰  
今日宗室惟趙王與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惑群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  
之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中選一人賞以  
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皇親中擇一人與趙心相  
孚者偕觀行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更得璽書親  
諭之尤好

上從之遂遣容觀行趙王得璽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吾生  
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蓋

上所為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踰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  
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尔有力焉自今毋以見忤為嫌

遂賜白金寶楮文綺

聖諭錄

宣德元年五月纂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



書夏元吉監修以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金山張英楊溥充總裁曾棻王英王直周述李時勉錢習禮余學夔陳循蘭從善蔣驥曾鶴齡王洪劉永清周叔孫曰恭

翰雅 楊翥 綰陳中 陳叔剛 文奎節  
錫萼為纂修官書成

太宗一百三十卷

仁宗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冊

文廟吳武群臣奏對以能稱旨惟愛東楊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七人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

之仁而不忍却人之覬人以為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覬

者必訪詢貧富何如若其貧乏亦不却其覬但以別物與所

覬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為率亦吞其二或坐法乞救

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為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吾府六部都

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

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有秉除之數默然乎其間早

年得意晚必坎坷少年蹇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

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

年歷事四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衰始終全美不可以常

數論也或者聞氣所生而稟德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為至于格君  
心之非引之當道則緊乎未有聞也天順錄

宣廟時三楊用事思天下或士不由己進退勅方面風憲郡守  
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簿吏部尚書郭璉不學無術但  
以老成至此尋教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  
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賍露者  
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遷御史知縣保舉之例郡守以上仍  
舊出三楊之門皆由其採去取之權也西雖偏而無私尤持  
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  
三楊相繼而亡進退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王振邪正倒置

矣天順錄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  
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  
曰臣不會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以讀書  
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敕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優閒  
之實踈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其正其執未必盡踈之  
則君德可修天下可肥矣初

文廟命解縉評大臣十人何如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福其  
餘互有得失人以為確論具載縉傳天順錄

宣德二年春交趾之復叛也守師春請益兵朝廷命安遠侯柳  
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且敕慶



九六師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教人其最才且賢者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請安鏞言於慶曰總我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詐譎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筆書教戒戒飭謂賊專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強起抱命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既度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卒賊驅象赴關衆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即

不殺安鏞皆吾曰輩見尼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城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皆死節交趾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以死者守帥隔送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輔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又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安等之節不不暴白於朝世之所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益多而安與鏞之事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發身最相得安字志靜元宰相史天澤之後今為豐城人年四十二鏞字叔振錢塘人年三十

歲楊士奇撰史郎中墓表

御史羅公肅字汝敬吉水人方



宣廟祠位交趾黎利弗靖成山侯王通等用兵無功陞公工部  
右侍郎與李琦等賈璽書諭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率衆出  
境矣衆止公勿往公曰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諭賊可追縮不  
進乎賊雖完暴不敢拒詔與琦亟馳至其國宣

上意恩利惶媿率其屬并自首其過遣使獻金人奉表詣闕稱  
謝且請立陳氏孫暲復命公往立之既至利以暲已死乃張  
筵列女樂設宴公叱曰暲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尊  
罍樂器時天晴忽陰雲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惧貢方物表  
謝公還朝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暲表乞立  
為陳氏後其詞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  
得之此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原  
吉示之且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  
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且諭以三人所對曰  
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曰永樂中費教萬人命得此至今勞  
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與之可  
旋福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  
趾之役極矣皆此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為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太宗皇帝又聖心教教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爾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美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賜酒饌明

旦朝罷出高表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竊試毒害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救陳氏後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

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

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

硬抑不從之群臣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

言其從之

聖諭

宣德四年正月一日朝罷侍

上於左順門遙望見大學士陳山

上汝試言山為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

陛下又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濶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於

上教日後有

旨調瑛禮部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朝士皆頌

上明決山遂見踈不復得近宸前矣聖諭錄

延平陳山平原戴綸莆田林長懋諸人皆

文廟簡命以授皇太孫經者相傳綸長懋素彊諫不訛隨凡宣廟有愆違多有聞于

文廟以故二人最為

宣廟所不樂山好頌旨被寵信受

宣廟登極山由左庶子遷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綸遷兵部侍郎鎮交趾長懋由中允除守鬱林州長懋頗不平

上言宮臣陞擢同異祈得言秩坐怨望下錦衣衛獄并出其弟刑部主事通節為慶遠府通判又勤令扳指綸誣以罪械綸至京師置獄以死綸諸父河南守希賢太僕卿希文其親族被逮大小男婦百名口家產籍沒長懋坐禁繫十年英皇初立赦出之仍守鬱林州而希文幼子還州內見賜名懷恩成化間為司禮監太監云

宣德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部官於奉天門欵奉

聖旨這帖子寫的官員姓名都是固守交趾城池盡心死節的



你同吏部計議褒贈祭祀欽此欽遵為照知府劉子輔知州  
何忠係文職官員別無事例緣係盡忠死節比照武職品級  
給賜所據各官褒贈未敢擅便定奪本部等官於奉天門題  
奏節奉

聖旨知府贈叅政知州贈府同知欽此

劉子輔廬陵人由監生為御史九載陞廣東憲使丁艱服闋坐  
微累左遷交趾諒江府叛寇黎利攻城勢猖獗他郡邑城多  
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効守數月寇增衆攻城城食且盡  
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門以死  
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  
可污賊手即自縊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

政司叅政遣官賜祭復其家當時總帥王通輩擁勁兵十數  
萬不能禦賊竟棄城以去而蔡福之徒甘心徒從邊兵來攻  
圍苟活旦暮卒之不逃誅與國典與子輔同死節者都指揮  
李任等諒山輔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不  
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

宣德元年留守事宜

一在京應有事務及各衙門具啓事件鄭王殿下襄王殿下同  
管凡一應事務與太監鄭和楊英趙忠姚雲表誠廣平侯袁  
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福黃淮金幼孜都御  
史王彰計議傳當施行若係機密重事差人星馳奏報  
一祭祀應合遣官者該衙門具啓照例遣官應御祭者該衙門



預期具奏待報行禮

一刑名笞杖徒流照例發落死罪監候奏請

一在官每日啓事只用啓本其各處奏報事務除機密軍情重  
重啓知具本差人賫繳奏請若係強盜反獄等事不可緩者  
即時啓知施行及遇有修理器械之類急用物件公同會計  
明白先行具啓開用另行具奏其餘事務合當行者即具啓  
施行可違緩者將奏本送該科寄收候車駕回日奏請緣五  
府六部等衙門印信扈從官俱帶去遇有施行事務合用白  
啓行移北京行都督府行部轉行南京該府并各部等衙門  
回報該屬施行但啓奉令旨止於原未奏本內批馮并抄呈  
立案出事公文內不必云寫

一留守官員

管北京行伍及行部等衙門事

武職

廣平侯袁容

武安侯鄭亨

都督張昇山雲

文職

尚書黃福

李友直

黃淮

金幼孜

都御史劉觀

王彭

侍郎張英

王讓 陳山

甄儀

許都

都御史陳勉

通政使李嘉

大理寺右少卿王文貴

光祿寺寺丞李郁

翰林院學士曾榮

王直

王英

鴻臚寺卿王勉

存留在京聽用

定國公徐景昌

武定侯郭玘

武安侯郭晟



彭城伯張杲

建平伯高遠

廣寧伯劉湍

忻城伯趙榮

安鄉伯張安

光祿寺卿胡容

都督鄭榮

徐景行

宣德四年十月

日

上閱武郊外先期命諸將整搦軍馬扈從六部等衙門各令堂  
上官一員帶屬官一員隨侍前去特命豐城侯李賢都督蔣  
黑兒掌戶部事太子少師郭資兵部尚書張本都察院右都  
御史顧佐居守北京

行在禮部為公務事宜宣德五年七月初七日於

欽定留守事宜

一在京在外各衙門凡有緊急重事差人賫本赴行在所奏

請其餘常事奏本該科編收候車駕回日通教奏請發落

一各王府進賀表箋禮部具手本送司禮監交收差來人發回

一祭祀該衙門預期奏聞待報行禮

一外國四夷人員進貢到京馬匹先送御馬監收養方物送北

京會同館頓放候車駕回日通類具奏收使臣等行在光祿

寺支送下程

一刑名笞杖徒流照例發落死罪監候奏請

一扈從文武官員每人於行在兵部取到孳生馬內給與一疋

作脚力

永樂中官署在金陵而北京設刑部車駕巡幸又稱行在官以

從罷則否無常員至十九年辛丑北京告成乃豈曹司一依



金陵舊制後加以行在正統辛酉始去行在正六部之名而金陵謂之南京官聯如故

宣德十年九月纂修

宣廟實錄以大師英國公張輔監修少傅兵部尚書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大學士楊榮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陳循右庶子兼侍讀周述左諭德黎恬洗馬蘭從善侍讀苗衷侍講劉永清高毅胡種和寬修撰周叔陳詢尹鳳岐孫曰恭習嘉言陳叔剛馬瑜曹霖王一寧儀銘編修楊藹楊壽夫林文彭琉鍾復杜寧給事中諸懋監察御史邵裳譽吏部主事劉珏工部主事洪熙禮部主事劉珠大理寺評事張益為纂修官

立齋閒錄卷之三

國朝典故



立齋閑錄卷之四

國朝典故四十二

太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誠孝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  
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太后不能政統初有詔九事  
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  
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日來商確  
即以所白驗帖開某日中官某人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  
后乃以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  
終太后之世然後專政

宣廟崩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  
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使民多難而不  
欲其安樂也天順日錄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 年嘗擊奉天門殿鴟吻救群臣  
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十事一言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  
移於下振覽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為瓜牙令以他事牽  
之階前碎去球不知所謂見刑但曰死訴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軀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魂附順子升教  
順之罪順頗不安命繙流誦經度之天順日錄

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泊王振擅權順乃媚附之振  
以為瓜牙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  
之適有翰林編修董璘亦進言願為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  
振意若拷令招球畫此謀當朝碎去支解其軀由是人人益  
憚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聽其指揮奔競之徒請託

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益寵愛之泊振土木之敗衆  
情切齒劾其擅權誤國狀順猶回護當闕揚言衆怒不可忍  
直前碎之亂毆致死人情始舒順體肥暴其尸於長安門外  
恨者猶歐之不釋衆欲沒其產為中官沮之可謂附權者之

戒天順日錄

王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始俱兵部  
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檢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劾  
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輩以某物相送振大喜  
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為慢已必得  
禍衆聞之益俱皆具禮進見從此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  
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外方面俱見之一當朝觀目大開



其門郡邑庶幾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至千兩者始得一醉一飽而出由是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之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天順  
日錄

正統壬戌張太后既崩主振元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城東以祝釐自撰碑文土木之難言者論其擅權誤國或有謂振陷虜為所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居第沒入于官後為京衛武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

裕陵大怒云振見殺于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元官命於智化寺北塑像祀之敕賜祠額曰旌忠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德赦其罪

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許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人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教無辜數十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來東南搔擾軍民疲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於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

天順  
日錄



景泰丙子秋順天府鄉試以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讀學士呂原  
為主考官御史林鶚等監試是時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陳循少保吏部尚書兼大學士王文俱在內閣循子  
瑛文子倫入試俱不與選循等論儼原等不公有旨令翰林  
并科道官復考瑛倫又無當時遂以瑛倫文章合格特賜舉  
人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乞加黜罷不報儼等  
問罪還職未幾景帝晏駕循等得罪

英皇循發鐵嶺衛充軍文伏誅

憲廟登基二家遇恩宥子姓放還倫有子宗彞第丙戌進士今  
為侍郎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為入清善尚介潔善謀畫尤長於  
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  
公宇及治塞楊村驛諸河皆大著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說  
而已詳見東里文集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復承命行道卒  
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甚不易  
得者嘗刻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顯官無不有作將傳布間  
以王振一言而止振於他皆有碑獨斬此者要不可以不矜

一善歸之亦冒嫉云爾

水東日記

陳蕪交趾人永樂丁亥入內府侍皇太孫

宣廟既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賜姓名曰王瑾字潤德入賜肅  
圖書武定州還賜玉帶金鞍廐馬金帛及寶楮陳廬陵循誌  
云東夷北虜西域南閩竊發蕪皆與征行皆被重賜又嘗被



賜詩章又範金為圖書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  
勵曰心跡雙清以賜之且與兩夫人及養子陳林一官令亦  
從其姓曰王春也其景泰中疾命太醫院官八人絡繹賫御  
藥往視中中遺金帛飲饌問安不絕于道既卒官其家與其  
從者十二人賜祭賜帛賜鈔五十萬緡謂內臣恩寵鮮有出  
其右者蓋蕪又有抱保皇子之功誌秘不言也中官之寵任  
肇於永樂中如孟繼諸人可知自後益盛矣嘗記童稚時蕪  
過太倉封西洋寶船勢張甚此志所不具聞蕪性慈仁而其  
下人則不可犯蓋中官通病云水東日記

景泰初始開經筵

知經筵事

太保寧陽侯陳懋

同知經筵事

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陳循

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高穀

兼經筵事

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淵

侍講學士劉琮

吏部右侍郎俞山

禮部左侍郎儀銘

兵部右侍郎俞綱

祭酒蕭鏞

左春坊左諭德趙琬

相傳云是時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  
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不便俯仰無所得有一講官嘗拾以遺  
今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士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  
于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餘錢金  
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公會講到君使臣以禮一章者  
景泰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閣下諸學士



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黃琬陳奏易太子乃會文武群臣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詞於是擇日立之即以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為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于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為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因而譴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媿為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天順日錄

景泰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等太保陽寧侯陳懋加兼太子太師鎮遠侯柳溥加太子太傅少傅吏部尚書王直少傅禮部尚

書胡濙并兼太子太師少保戶部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少保兵書于謙并兼太子太師吏書兼翰林學士王文吏書王翱兵書儀銘刑書俞士悅都察院左都御史楊善并加太子太保工部兼翰林學士江淵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蕭鎡禮部右侍郎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翰林學士商輅兼左春坊大學士項文曜為兵部侍郎時于謙為尚書文曜附之朝議患其黨比遂以李賢為兵侍而遷文曜于吏部文曜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儉邪謙力庇之時謂之于謙妾云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部亦如是吏部王直世傳儒者初甚敬之已而被文曜諛謙由由頗慢直嘗皆論



其老不去蓋文曜有代直之意其後謙為石亨所誣陷而文

曜亦因見斥

天順日錄。按當時文曜文淵被御史練納遂等劾奏而舉左都王翱於是文淵罷以朝代之

文曜居位如故朝亦與王直仍尚書也

黃琬廣西思明府人上世皆土官第瑯以世嫡為思明府知府琬亦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軍民畏服賊不敢犯境景泰二年八月一夕瑯所部民兵四五千包圍其府黎明執瑯并二子家人頭目數其貪奪之罪幽囚府監越二日并其父子俱殺之實琬且奪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灝陽以其事聞于官若欲為神理者已而巡撫刑部侍郎李裳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等發其情罪付獄究治之坐當死琬遣人赴京先賄典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為東宮下

禮部會多官議復本如所請琬遂蒙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大赦原免復職已而陞都督叅將因此致仕英皇復登寶位時琬已死發棺鞭屍以示鑒戒

景泰五年五月貴州道監察御史鍾同奏為直言安國事下禮部會多官議同稟告禮部議期各官公平復正東宮時議制部中章綸亦違言前事當將章綸鍾同拿赴錦衣衛明年八月十七日為因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朝見被拿本月十八日早該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等傳奉將綸同各打一百藤棍本月二十三日同於獄卒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復位釋綸陞禮部右侍郎時監生辦事官阮子平奏請進封鍾同本年六月內進封為大理寺左寺丞補其長子國子



監生 祠部文  
卷內

是年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  
上朝

太上皇帝于南宮仍乞令群臣於時節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及皇姪猶子宜令親近儒臣誦經讀書以繫人心以  
回天意留中不出明年六月莊以母喪赴京闕給勅合八月  
十七日早於西角門朝見有旨這廝在南京十分無禮錦衣  
衛拿去着實打八十訖命擢去吏部降除陝西定羌驛驛丞  
天順元年三月十三日命吏部取回復職因丁父憂奏訖依  
制祭塋父母并錄前項所言奏疏以進俄遷南京禮部侍郎  
改刑部侍郎

書劉忠愍公遺翰後

劉忠愍公與予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  
公時為講官留飲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又二年為正統  
六年召為大理寺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為十事  
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訛忤權臣語遂為讐所擠以  
死又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如今謚遣官  
祭以少牢所以褒郵禮儀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  
下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多見其明  
有以燭事幾於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正氣直言  
至於忤權奸死而不悔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



大防五萬世之人紀矣顧若予輩之庸碌不足為重輕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三年冬得公與張御史平書觀之追相平生三復慨嘆書此識於其後云

景泰六年降各處修志書事要條件俱准祝穆方輿勝覽採取詳審毋畧果無實跡可采者則已

順天府准杭州應天府同

直隸南北同

保定府各府同

隆慶州各州同

浙江布政司各布政司同

杭州府所屬州縣各府同

建置沿革

郡名

至到

風俗

形勝

土產

山川

宮殿

宗廟

壇壝

苑囿

館閣

公廨

監學

書院

井泉

堂亭

臺榭

監學

寺觀

古蹟

祠廟

陵墓

祠墓

橋梁

館驛

池館

名宦

名賢

人物

料甲

題詠

前件自永樂十六年至景泰五年終照此采取其十六年以前照十六年差去官員所采進呈見成者各通寫來

總裁官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

奉和

光祿大夫少保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

揚州人

光祿大夫少保兼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王文

奉和

資政大夫太子少師戶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蕭鎡

奉和



纂修官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兼春坊大學士商輅

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彭時 安福人

奉政大夫左春坊太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劉儼 吉水人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兼左春坊右中允倪謙 上元人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兼右春坊右中允呂原 袁水人

奉直大夫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林文 莆田人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劉定之 永新人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李紹 安福人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柯潛 莆田人

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周洪謨 長寧人

承務郎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錢溥 蕭山人

承務郎左春坊司直兼翰林院編修萬安 嘉州人 李泰 吉水人

翰林院編修黃諫 蕭山人 陳鑑 長州人 劉吉 博野人 劉珥 壽光人

曹恩 仁和人 王獻 仁和人 劉宣 吉水人 童緣 歸安人

翰林院檢討從祀郎李本 吉水人 馬昇

徵仕郎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趙昂 順天人

翰林院庶吉士丘濬 臨武人 耿裕 宜良人 彭華 安福人 劉鈺 嘉禾人 何宗 仁和人

牛綸 海州人 孟勳 臨武人 吳禎 臨武人 嚴金 興化人 尹直 壽光人 陳政 番禺人

審珙 順天人 馮定 順天人 金紳 上元人 黃甄 壽光人 夏時 任州人 王寬 長壽人

景泰八年春正月上染疾免百官朝教目內外群臣患之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

竹溪集四十四卷字道  
志跋檢討下者有也如江於  
宗座去末也有何踪而此  
何宗有嚴陰而此嚴陰也  
官均注籍實惟忠惠馬昇  
得跋云香山黃才仙翰林地  
題名記遠之如考陸考成午  
年月周重水記



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維禎卷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安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早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具畧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為皇儲未立以至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正人心草呈堂二人是之錄於會稿次日早具稿於朝集文武群臣右亨張軌張輔于謙王文

胡濙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更畢文笑曰吾亦欲更也是日登正本進奏十有三日本出奉

聖旨朕幾日偶患寒病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報院達道皆勃勃憂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進樊英曰斯當復請未幾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官赴道曰請立東官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臣於十七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瑄與進英不勝忻忭約曰若上再不可若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滿朝若是上亦心勤事無不可皆會議於禮部學士商輅王筆草奏草具



畧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

陛下

宣宗之子見深

宣宗之孫以

祖父母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成十有五日  
登正本會食因姓氏衆字畫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  
先進題知本本具門閉矣衆曰不先題知明日對仗陳進亦  
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還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日未午有

貞自造石亨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衆集於朝人人  
謹待

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群臣失色須臾鳴鐘鼓

上帝御極矣於是朝野惶騰以為復見太平本遂不進旨下擒  
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差究  
迎立之跡無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論死棄市商  
輅免還為民餘編從戎伍有貞以已乃謀首功寇文武論於  
上前乃賜以奉天羽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  
伯兼東閣大學士亨一日自引千戶盧旺彥敬二人侍於文華殿前  
上曰問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曰何謂心腹對曰  
臣每有幾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  
冒報功次陞六千餘人

上甚厭之奉定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詰亨及張軌曹吉祥等迎立  
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等言耳石曹二家恃  
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  
仰視君子患為有貞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  
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修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為  
目見故謹錄於斯以屬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采焉浙江按  
察司副使豐城楊瑄識

初景帝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  
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病亟太監興  
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  
因會議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覓其有異謀也  
文又對曰衆人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  
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  
駕其說於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賫金牌敕符取襄王  
世子矣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朝已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  
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行拏亨教人掌兵者以其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將冕輦白於太后寫勅首與亨輩成此事遂以



王文華為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  
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所私  
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  
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  
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

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  
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  
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  
輩未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  
復遭禍益烈益見天道之好還也

天順  
日錄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

謀叩太常卿許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矣盍  
圖之徐元玉軌亨等悅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游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  
必在此事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  
貞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  
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拊軌等曰時在今  
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去今虜騎薄都城  
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  
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自焚香祝天與家  
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即人不歸鬼遂  
往會軌亨言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



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之止有貞乃命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迄有貞取鑰投水竇中軌等不知所為時天色晦暝軌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謂曰事當濟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銅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合兵毀垣壞門啓城黯無燈光軌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謂軌曰尔等何為俯伏合聲曰請

陛下登位乃呼衛士舉轝來兵士驚惧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

前掖

上皇登轝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光輝

上皇顧問有貞等知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道守密迓屬車既升奉天殿諸臣猶在轝前者武士推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陞殿鼓鐘鳴群臣百官賀

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

士掌文淵閣事蘇林說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群臣議立東宮事其本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至東閣會本請



復立

茂陵為皇太子亨對曰上面有病休要激腦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不曾說得初

景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一日石亨獨蒙宣到郊壇齋宮塌前而受命代行禮親見必知難起於是始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軌得之軌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到西邊病重南起若復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與循說轉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你無功封侯此事何如與他說他見為首請立東宮若

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為必無功賞切不可令之知今亨只約內外興兵柄者三五人密為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己又與亨計必須捏箇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

循辯  
完錄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擎于謙王文第二擎項文曜聞喪未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二日擎陳循蕭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古鋪丁澄沈敬等多官問答打二十問擬謀逆重罪題奉

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等十四五人皆擬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為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為大理卿薛瑄加禮部



右侍郎

初朕居南內今既七年心已忘于天下不幸奸臣謀逆武清侯石亨等能幾謀變當忠義奉邀朕復正大位功在

宗社可特進封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張軼為太  
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輓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  
侯食祿一千二百石俱子孫世襲如敕奉行

正月二十三日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度本  
當凌遲從重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為奴着隨營  
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  
軍家小隨在蕭鎡商輅王偉古鏞丁澄原籍為民欽此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禎等於奉天

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王勤等構成邪謀逢迎

景泰篡位易儲依阿從吏廢黜正后內外朋奸紊亂朝廷擅

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郝王有疾不能臨朝視

政這廝每自矜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為不軌糾合心

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

宗社其一般奸臣黨陳循蕭鎡項文曜江淵俞士悅王偉古鏞

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舉發及朕復位這廝每奸謀

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

沒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奸黨陳循等發口外  
永遠充軍及原籍為民了論這廝每圖危



宗社的情理窮究極惡本當滅族如今體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心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廝每朋奸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出榜曉諭多人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輓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右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瑛調兵部鄭太季敏孟鑑張睿沈翼張惠孫元直張純楊寧張敏王駉年富馬謹馬昂韓福栾憚程雲蔡翼嚴僧姜勝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睿管京倉糧儲并通州糧儲翰林院便寫勅書着

人舖馬裏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問諸文武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第第好矣喫粥矣事故無預第第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為勝偶及此諸尤

詳水東日記

壬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閣老思不及也既歸田里又屢以告鄰邑親戚人皆知之

天順改元鄉人因慮文淵必及禍誅在旦夕一日通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並驚惧文淵因自縊死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



使取便道過家耳陳以憲改職因誤傳云  
天順初

上以郝正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少嘗不宜存內初不計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尊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教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正統十四年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城南天下人心向慕不衰及景泰淫蕩無度日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不懽忻鼓舞及石亨張軼輩竊美威權人又失望有御史楊瑄自河間來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亨輩遂謂賢與有貞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逆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貞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惧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以為朝廷清政可卜不料如此是日忽雷電大作大風拔木承天奉天京師震恐翌日即將賢等降除叅政等官久以為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亨輩之家大木俱折冰雹尤甚皆恐愆不安遂有此處置不然賢等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一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貴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翱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懽戴若無石亨輩攪擾左右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諛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為吏部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無可柰何及見賢坦悅有恣色已而反加親厚具一盃酒接慇懃之懽或有宣召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心復生疑惟恐毀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偽方不介懷但數日不蒙宣召心不便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所言私情十中八九在廷文武之事踈者雖正以為邪其趨媚親附者雖邪以為正原其所在不知以天理為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

英廟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貞等三人眾論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入閣賢即固辭曰不可賢時為吏部右侍郎亨特言于



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令致仕即報

翱陳已許之矣

亨見賢曰翱以休致君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如翱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任亨曰事已成矣為之奈何賢懇求不已明日言於

上曰李賢以翱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翱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公者非為公計為

朝廷慮也也而賢為亨輩嫉出為福建叅政

上召翱曰李賢非其罪不可釋去翱曰既不去福建令往南京去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為吏部左侍郎翱不得已而從之翱之欲賢

遠出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也爾

夫順改元之初天下民心莫不忻悅慕向徐有貞迎立以有功

命入閣預議國事賢亦為衆所推入閣與有貞同事

上銳意委任寵眷極隆賢自念遭遇之難助有貞展盡

底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之

左右誰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

欲寵絡附匹及論薦文武士有徇私者賢等持公道以沮之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

民田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其名初甚慚懼已而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御史不實意有  
貞與賢主使且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彼欲排陷其  
意非善初吉祥見亨冒濫陞賞意甚不平每訐其短及聞亨  
言其勢合曰內閣專權欲除我輩

上初甚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賢于獄是日晚雷電大作雨  
電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深尺餘明日  
即赦而出之初言官欲論亨不能振作兵威虜復入寇又歷  
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於亨亦謂有貞主使其都御史御  
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莫不失望言路有此不通矣天順日錄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石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賢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是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召錦衣衛指揮門達  
曰年富事情務在推問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  
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為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天順日錄

天順初石亨專權納賄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士大夫  
不知廉耻節義為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此風適廷試舉子  
以求賢安民二字問之欲得其才止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  
史員缺有行賄於權貴之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耿九疇自陝西  
來遂陞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切深協輿論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調進旨藁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  
寺專恣特奏收簿於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

上如故事還部閣中

英宗初復位石亨等請各邊文職巡撫明年四月

上覺其悞乃命李賢與王翱馬昂議推進呈遂定浙江布政司  
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  
監察御史徐瑄延綏山西布政陳瑄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鈞

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尋復以圭總理貴州軍務

天順日錄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

以為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

激亨等借勢而成事亨遂以迎駕為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

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肅公軌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

濫官爵黷貨無厭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

失望于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群臣固弊

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

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

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寇頗驍勇驟陞



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克惡謀鎮大同邀人保奏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空詐置魘以法人心皆快已而  
罪連亨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執  
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  
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  
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其罪惡貫盈人  
神共憤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魘鎮大同誠為可恨在京武  
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  
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辯  
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

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  
等冒陞職者不能自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  
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  
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下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  
心皆安

亨既置於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於中  
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者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  
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附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二廣湖廣  
等處達官盡教取回物類沸騰以為不便下情不能上達一

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  
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為樂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賢

曰幸甚

錦衣衛官校差去捉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人被其

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容言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曰錦衣衛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狼如虎貪財無

厭寧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是惧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  
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甚幸甚

上一日言宦官蔣冕雖曾劾勞其實諛亂小人朕初即位時即  
於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喚朕即斥之乃止及立東宮  
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宮人充  
用既選乃曰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太后處曰上欲  
隱之及朕白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諛說殄行



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天順五年正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亂放火燒東西長安二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錦錦衣衛指揮同知遼果等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內官吉祥居禁廷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心腹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為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贖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武昭伯曹欽糾其所思之人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為變幸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即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錦衣衛指揮遼果宅前遇果出乃斬其首碎其屍蓋果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聞呼予官名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



披甲執刀者教人砍予一刀又打一背欵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心迎駕復位今被逮果譖反欲相害提果頭示予曰誠為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欵曰就與我寫本進入而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欵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東長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鐘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欵等於其宅盡誅之予

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之安反惻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以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實

宗社之福也

皇帝勅文武群臣朕恭膺

天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群臣咸得其所而况宗室至親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為前人累拘幽至今已五十餘年



憫此遺孤特從貸用是身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結其後庶副眷念親親之意故諭

天順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上復位之初因思違庶人輩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意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在自為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勅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閹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以沒尚有庶母姐姪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謂賢可發首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美事既而為淺見者

以利害阻之天順日錄

劉江宿遷人永樂中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總兵鎮守遼東歲已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船直逼望海埭下登岸魚貫行一



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令搗師  
秣馬畧不介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江隆率壯  
士潛燒賊舡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  
用命者以軍法事既而賊至塌下江披髮牽旗鳴砲伏兵盡  
起繼以兩翼而進衆賊大敗死者橫屍草莽餘衆奔櫻桃園  
空堡內我師追逼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剿殺江不許特開西  
壁以縱之仍命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  
走艚昔又為隆所縛無一人得脫凱還之際諸將士請曰明  
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  
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為蛇陳故作  
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

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於我故縱其生  
路以逆之即圍師必闕之意此故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  
進封廣寧伯明年卒進封廣寧侯謚忠武先是倭寇出沒海  
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廣濱海  
無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  
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兵民獲安以至乎于今

出五倫書遼陽誌  
及集中楊榮所撰也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打十數瓜不死泊

宣廟即位察其忠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后不聞直言矣正統時  
為國子監祭酒倣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  
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無盡有病者委鑿調治死



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搆以罪枷於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眾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

明哲保身矣

天順日錄

王直字行儉恭和人永樂甲申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除修撰侍皇子監於南京

仁宗即位陞侍講遂為春坊庶子兼侍讀學士

宣宗即位與修兩朝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

英宗即位命充

宣廟實錄總裁官陞禮部侍郎仍兼侍讀學士久之陞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再加以傳兼太子太師掌吏部事天順元年春致仕勅給驛還里卒年八十三謚文端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嚴姓永樂丁酉鄉舉明年乙榜授旌德司訓九載陞吏科給事中改刑科掌科事陞陝西右叅政正統甲子遷河南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大同機務兼理邊儲景泰乙亥丁母憂有詔起復至天順初元石亨修舊怨讒富被逮至京令致仕未幾起為兵部侍郎改戶部復任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庚辰詔為戶部尚書甲申年七十卒於官謚恭定

耿九疇永樂年進士為禮科給事中兩淮鹽運使正統中

陞刑部右侍郎十四年轉右副都御史巡撫鳳陽等處移鎮陝西天順初召還為右都御史將劾奏石亨事泄為所攬拊下獄出為江西右布政使陞四川左布政使石亨事漸敗露



朝廷念九疇老成廉慎適禮部尚書召九疇還

上憫其老命為南京刑部尚書及石亨被誅而九疇已卒成化五年伊男裕任脩撰歷叙九疇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忠誠鯁特懇乞賜特謚曰清惠

洪英字

福州人鄉試會試皆第一由文選郎中為山東布

政右都御史未曾至京中官不識其人洎往浙江考察官員被出者妄訐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為入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似迂而處世若泛然者以笑見笑於

譎之云

天順日錄

曹鼎為人疏通俊爽初授校官不樂願得煩劇一職改太和典

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第一場文真公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內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楊文敏公沒後議大事多決於鼎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

敬沒於土木之難

天順日錄

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為第一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為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病乞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後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跡始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固位柰何攻之者衆目為奸邪暴其情狀終於斥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



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為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美哉予在銓時司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報之不行以此見怠泊予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覆而後已天順日錄

石亨常往來大同顧紫荆關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譙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為天順初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賄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彥敵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首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為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老爹擢舉各任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若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

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及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為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瞽目指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為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虜在彼克避擊將軍異日以虜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導則京城可不戰而疲議以盧旺等裡河一道各議分其地而還三月虜寇延綏命亨出征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此事不難天下各分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為之未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者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此事亨師還無功見

上於文華殿



上命環衛露刃以侍

英國公張輔為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群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時縛其人於

宣廟得此早爵而易於撲滅

宣廟自此愈重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貴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名其餘勳戚文武貴臣莫敢與並而抗禮者洎王振專權視勳戚大臣如屬吏猶加禮於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姪致敬於輔之昆弟輔既衰老亦屈節於振過避禍致沒于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為人寡言笑膂力

過人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冠

天順日錄

楊文貞公於本朝大臣為巨擘則於宋之公卿終有媿焉試一

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為不知而棄之宜恬退至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於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天順日錄

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橫報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



之惡者有阿附譽子之善者即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  
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奏其惡之狀朝廷猶不忍加罪付  
其狀與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已而有奏  
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  
不能起朝廷尤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論其子於  
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教其惡天下傳誦天順日錄  
工部尚書周懷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  
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懷為侍郎往任之懷為人  
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屋岸為之虛心訪問兼  
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次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  
賴以振卹歲內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於諸省朝廷每勞之

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  
得其所欲釋子見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

石旌其門又令子納焉得官士林以此少之天順日錄

處士吳夢字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辭不就  
教人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還鄉畢姻而未  
及至親迎後不行合鬻之禮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  
酒胡儼父執也自京回家夢拜謁之恐勞尊至大門四拜而  
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  
故曰先生父執也若回拜恐勞尊允行類此有未從學者不  
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有過即以所收者  
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諸人或親農事弟



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起四方搖動聞撫之貧者亦欲乘機劫富家夢早寤之急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糧於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以咏物適與曾襟高邁九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醫卜無不曉悉楊溥先生深重之兩薦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入皆咲其迂有咏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方岳名公皆重其為人分巡至多造其宅先是忠國公石亨來內閣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貫經書動尊古禮即慨然曰吾薦之煩子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不報盍為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果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行人賫敕書束帛造其廬與弼接見之際即謂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

上曰數次一日行人未報至通州矣賢即入言之

上曰當愛以何職賢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受宮僚 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賢曰若見畢可召至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於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除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以為

布衣召至一日受此

上召賢曰明日可引至文華殿曰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初不對賢促其

對良久方對云微世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加虛怯以此

不能出任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聞犬吠亦驚調治病

軀不暇非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為當道論薦蒙

聖上厚恩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媿因而動作老

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聲一日又痰作二

日泊見

皇上之時幸不疾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疾衰朽之人實不堪供

職

上曰官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曰朝廷之職臺諫之次

官僚為重

上曰官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賞文幣

四表裡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後稱

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書太監以伊傅之禮聘至却以



此職授之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  
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  
衰命務當大任倘執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  
有違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以答朝  
廷至意聞日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受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何所  
涼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糧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喻以  
此意亦不受賢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是公卿大夫士  
無不加敬以為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以人咸驚訝  
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為之解云待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于  
求乞衰之徒孜孜於利祿宦達者觀此自覺羞媿孟子所謂

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舉庶幾能之與弼不肯受職三辭後  
不能動履留京兩月不敢具本再辭未賢舍訴東曲乞回賢  
謂若肯就職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京講學允有輔  
導進學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或因其留可以開

聖學賢當東問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新先

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或忘况此聖心

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机之暇令與弼從新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聖治不

淺矣又况賢輩早晚又得請教以治身心以贊治道與弼堅

辭謂衰疾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成全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欲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賢曰此朝廷盛事若終始成美尚得賜與

為善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勅書令有  
司供月糧食米以贍終賢即拜賀云此舉實帝王盛德之事  
曠世稀有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

謝

恩而去

天順  
日錄

曹欽反時文官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己出誰肯出前惟兵部尚

書趙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  
臣賊子當勒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  
百人能於陣前鼓舞將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  
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

天順  
日錄

富順黃仕儁景泰中為太僕少卿武臣石亨善之而王忠肅公  
亦愛其才天順初大臣多得罪罷仕儁由是還刑部侍郎後  
亨敗仕儁與吏部侍郎張用瀚禮部侍郎審璉等皆貶秩出  
位方岳

景泰元年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



太上皇別居南宮

今上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踈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思廷臣無敢以言公為儀制郎中特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燮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第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辯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聲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惇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眎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以天位授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群臣朝見於東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忤旨下公錦衣衛獄刑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膚瀕犯者數卒無一言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生會天大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小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仗於闕廷命杖公與同至日同死公幾絕復生禁錮愈嚴公了無對悔意越二載



英宗復登寶位

今上還正儲宮首錄公忠出之獄嘉嘆良深遂陞禮部右侍郎

出太和尹直西撰  
恭齋章公神道碑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致省挾左道干進既而以尚書掌通  
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太宰歷城尹  
公不善江西人物乃叶謀極力擠罷而用豐城李致德代之  
及薦太和尹直入內閣起永新劉敷長臺憲擢高安黃景二  
禮部四人皆當世極稱沒廉耻者而新建謝一夔安城劉宣  
俱不保脩節竟亦附屢一夔進工部尚書宣召亞吏部物議  
喧然不平獨羨吁江何公喬新節行之介特未幾一夔先卒  
致省旋亦誅死直等相嗣免公論始明而直誌一夔墓云云

是全然不知道理之是非者今錄其文于右

皇上臨御二十有三年既久於總攬洞鑒群情乃赫然漁此繩  
違更置一二十大臣首詔直於南都參典密務且起致仕都憲  
劉公叔融正中臺繼擢李公容德位冢宰謝公位司空劉公  
詔和為少宰黃公文昭二宗伯吾江右士大夫素知剛介寡  
偶一旦驟陟輿論翕然稱快初直為翰林侍讀學士一日禮  
部侍郎缺員歷城尹公素不滿直他有舉薦

上皆不允內以直為之翼一日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  
簡在

帝心者自此結怨尤甚深已而直眼闕到京適今少傅大司馬  
馬公為兵部侍郎被宦者汪直誣奏謫戍直以兵部非所宜



為請補南京禮部未幾寵浸衰直經營再入歷城又不許直  
允詩文語言形色率寓嗟嘆不平之意後既與致省景榘格  
罷歷城及作丁未會試錄序末云登名是錄者異日有服大  
僚亦惟斷斷為好惡周舍一循乎理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猶  
一人俾無一賢不效于用云斯為有光于科目設或此町  
彼畦冒賢忌能且朋比謀黷自底債僂為斯文玷亦無賴為  
說者謂至此猶未忘情於歷城也既而水山見視直與景等  
亦為臺諫論罷職名至指為小人之尤一網盡去雖若似譏  
刺歷城而亦若自嘲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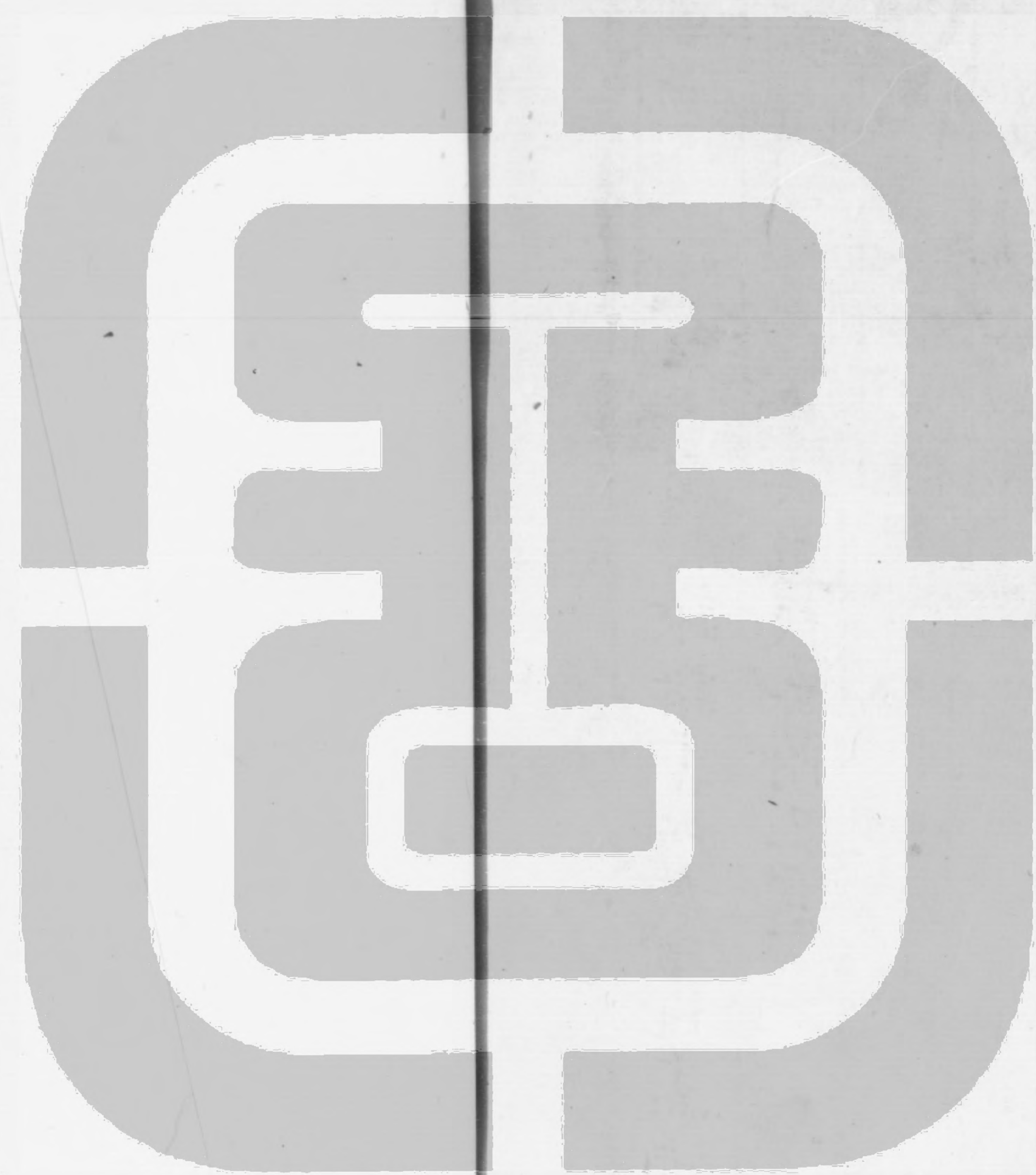
端儀嘗採取

國朝諸公遺文及

聖諭錄水東日記天順日錄諸書所載事堪為法戒者作為一  
書作因借澄江取其教段并附已意

葉奉斤正







卷之四